

知乎盐选 | 三

第 21 章 消失的蒲扇

陈先生问，你好好想想，你爷爷回来后，有没有交给你么子东西？

我强迫自己认认真真的再次回忆一遍我很想忘记那些画面，可是从头到尾，真的没有从爷爷手里得到过什么东西，他仅仅只是躺在我身边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讲。

我摇头对陈先生讲，这个真没有。

陈先生也纳闷儿了，似乎是自言自语，那那个驼背的家伙为么子会这么讲呢？

我讲，难道是爷爷生前的遗物？

陈先生讲有可能，找一哈，看找得出么子不一样滴东西不？

我自小和爷爷就生活在这间屋子里，一直到去上大学，爷爷平日里用的东西都在这间屋子，可以说是一目了然。如果真的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，我肯定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但是为了找到这件有可能存在的东西，我还是翻箱倒柜地找了一遍，直到我妈喊我吃饭，我才和陈先生出屋子，其间，陈先生就一直坐在门槛上抽烟，他并没有插手找东西的事，好像说是他一个外人去翻廷公生前的遗物不大好。

出门的时候，我对陈先生摇了摇头，意思是确实没找到。陈先生也没多说什么，只是点点头，就一起吃饭去了。二伯也回来了，他说在那边守了一夜，没什么事，王二狗还没醒过来，做道场的先生来了，他和村支书就先撤了。

吃饭的时候，我问我爸，咱们村子里有没有驼背的人？

我爸扒了一口饭，反问道，你问这个搞么子？

我讲我就是随口问一哈。

我爸想了想，讲，在他认得到滴人里面，好像没得驼背的人。然后我爸又问了我妈，讲你晓得是哪个不？

我妈笑道讲，我都不是你村子里滴人，你都不晓得，我哪个可能晓得？

我讲，不晓得没得事，我就是随便问哈子。

吃了饭后，我爸就去地里干活去了，现在是收苞谷（玉米）的季节了，有很多事情要忙，而且收了苞谷之后，就要忙着剥苞谷。村子里没有外面的那种机器，还是用手掌来搓的方法把苞谷给剥下来。

还记得小时候，我们一家人就坐在院子里月亮底下，围在一起剥苞谷，那个时候爷爷会讲一些神话故事给我听，还会在院子的角落烧一些去年剩下的稻草，利用烟来驱蚊，这就是农村里的天然蚊香。

不过经常会把人给一起熏的咳嗽不断。这个时候我爷爷就会顶着浓烟走过去，用手里的蒲扇把稻草扇着——蒲扇！对，我爷爷的蒲扇去哪里了？（蒲扇：用蒲葵的叶和柄做成。这种扇子，在我们南方很是常见，即便是我们村子，也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。）

我想起爷爷第一次回来的时候，他侧躺在我身边，伸手替我扇风，可那个时候他的手里是没有蒲扇的！难道，这就是我爷爷要传递给我的信息？难道，我爷爷留给我的东西就是那把蒲扇？

可是，这蒲扇去哪里了？我回来了的时候就没有见过，刚刚在屋子里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，难道是我找漏了，还是说被我爸他们给陪葬了？

我之所以会认为被我爸他们给陪葬了，是因为在我的印象里，爷爷和那把蒲扇几乎是形影不离，即便是到了冬天，他也会没事拿出来扇两扇子，为了这事，我爸还特地说过他老人家，说他大冬天的扇扇子，你这不是自己没病找病？

我爷爷只是笑呵呵地看着我爸，也不反驳，然后悻悻然地把蒲扇放下。可是没多久，他又会下意识地扇几下。我爸最后也就懒得说他了，只认为他是老了，习惯了扇扇子。我估计我爸知道爷爷他老人家喜欢这把蒲扇，所以就随给爷爷陪葬了。

但是这件事我还不确定，要问了我爸才知道。可我爸已经下地干活去了，我还要陪着陈先生去找村支书，所以暂时把这件事搁置一下。

可是另一个问题又来了，如果爷爷留给我的东西真的是这把蒲扇，那么这把蒲扇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我以前又不是没有玩过这把蒲扇，上中学的时候懂事了些，还会拿着蒲扇给爷爷扇风，然而我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可如果不是留下的这把蒲扇，那又会是什么呢？如果是，这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蒲扇里，到底又有什么样的秘密呢？而这个秘密又怎么会惹得那个驼背的人觊觎呢？

小娃娃，你在想啥子？陈先生开口问我。

我和陈先生正在去村支书家的路上，我打个哈哈说，我在想我爷爷到底给我留了啥？

那你想到没？陈先生又问。

我摇头讲，屋子里的东西就那么点儿，找高了（找遍了的意思）都没找到有么子特别的东西。

陈先生讲，没得事，可能根本就没给你留么子东西，是那个人分析错咯。

我点点头，却没有说话。

我现在也不肯定我爷爷到底给我留没留东西。他第一次回来替我扇风的动作到底是以前的习惯使然，还是给我传递了什么特殊的信息，这一点，怕是只有他老人家自己才知道。怪只怪我自己胆小，第二次看见爷爷从坟里冒出个头的时候就吓晕了过去，否则当时爷爷要是有什么话要交代我，我肯定就能知道了。

莫名的，我现在居然有一种爷爷再回来一次的荒谬想法。如果我爷爷再回来，我想我一定不会再害怕了。而是会将我所有的疑问全部问出来，让他老人家替我答疑解惑。但是我晓得，我爷爷不可能再回来咯，永远都不会回来咯。

不晓得是不是陈先生发现了我情绪有些低落，他问我，小娃娃，又想你爷爷咯？

我点头，没有讲话。

陈先生继续讲，他那么出来黑你，你都哈想他，你和你爷爷感情很好啊。

确实，我和我爷爷的感情确实很好。虽然我和爸妈生活在一起，但是很小的时候，爸妈就要经常下地干活，家里面只剩下我和爷爷，晚上也是爷爷陪着我睡觉。夏天热了替我扇风，冬天冷了替我盖被子，我和爷爷

在一起的时间，比和爸妈在一起的时间更长，可以说，我几乎算是爷爷一手带大的。这样的感情，能不深吗？再说了，他爬出坟回来，又不是为了害我，而是为了保护我，我却还被吓晕了过去，说实话，我的心里很是愧疚和自责。

这些话我没有对陈先生讲，只是简单的点点头，算是回应了陈先生的话。

村支书的家在村子中部的一处山坳里，这里是王家村的根本所在，宗祠也在这里，村子里有声望的老人也几乎都住在这里，屋子挨着屋子，很是聚集热闹。我小时候还来这里玩过，但是并不是很合群，所以来了几次之后也就失去了兴趣，反而是愿意待在家里听爷爷讲些神话故事。

家家户户的院门都紧闭着，应该都下地去收苞谷了，即便是有些留在家里干农活的妇人，见到我和陈先生了以后，也是马上关上了院门，我知道，他们这是在忌讳我。

说实话，我心里多少有些难受，毕竟都是一个村子里人，没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明显。我再看陈先生，他却是一脸风轻云淡的样子，就好像对这种遭白眼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了。

陈先生看了我一眼，讲，小娃娃，没得么子不好受滴，这种事情见多咯，你也就习惯咯。再讲咯，他们给你翻白眼，你身上又不会少几块肉，在乎哪个多搞么子？

不得不讲，陈先生讲得很有道理。这就和平常大家说的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吧是一个感觉。只不过陈先生讲话比较糙，说不出这种文艺范儿罢了。

敲了敲村支书家的院门，屋里很快就有了回应。还好，没有扑空，他在家。

王青松打开院门后，看到是我们来，笑呵呵地把我们迎了进去。没有像外面的那些人给我们翻白眼，这让我觉得村支书的觉悟就是高。

进院子的瞬间，我浑身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总感觉哪里不对劲，我边走边在院子里找了找，发现不远处有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仔在觅食。

我那种不舒服的感觉，就来自其中的一只正在啄食的小鸡仔。

因为它一边在机械般的啄食一边在斜着眼睛看我，而它看我的眼神，就和「王二狗」拿着砖刀要砍我时的那种眼神，一模一样！

第 22 章 小鸡仔

我快走两步向前，拉了拉陈先生的衣服，想要把这件事告诉他，可是陈先生好像没有明白我的意思，依旧跟着王青松走到了堂屋门口。王青松让我们两个等一下，他去屋里拿两把椅子过来。

趁着这个机会，我小声对陈先生讲，陈先生，那只小鸡仔好像有点不对劲儿。

陈先生看了一眼，问是哪只鸡？

我看过去，却发现已经找不到之前那只小鸡仔了，肯定是藏起来了。我还想要再说什么，王青松已经拿着椅子出来了，我只好把话给咽回去。

王青松笑着对陈先生讲，陈先生你帮我们村子解决了大麻烦，你看这整的，原本应该是我去你那里道谢，结果却让你先来了。你有什么事言语一声，我去找你就行了嘛。

陈先生摆摆手讲，没有那么多规矩，我今天来，就是问你件事。

王青松讲，么子事，你问。只要是我晓得滴，肯定跟你讲。

陈先生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对村支书讲，王老弟，我想问哈子，村子里有没有驼背滴人？

「驼背滴人？」王青松轻声嘀咕了一声，然后皱起眉头开始思索起来。大概半分钟之后，王青松讲，到我滴印象中，好像哈真不晓得哪个是驼背滴。唧滴，问这个是有么子事不？

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在那群小鸡仔里面找那只有着异常眼神的鸡仔，但是我发现好像每一只都很正常，之前那只小鸡仔啄食的时候是非常机械的，不像现在这些鸡仔那么灵动。

如果你对生活观察得很仔细，你就会发现，鸡的脖子是非常灵活的，特别是公鸡，转动脑壳的时候，会把头上的鸡冠子给抖动得很厉害，它这是在炫耀。但是我之前看到的那只小鸡仔却不是这样，那种机械的啄食动作，给人的感觉，就好像是一个人趴在地上模仿小鸡啄食——虽然也是一上一下的在啄食，但是远远做不到那样的频率和灵活。

我来来回回把这些小鸡仔都看了好几遍，还是没有看出个所以然来，也就干脆放弃了，再看下去，肯定会被人看出破绽来。而且我估计那只异常的小鸡仔应该是察觉了我发现了它，所以隐藏起来咯。

陈先生讲，没得么子事，就是问哈子，突然想到以前村子里好像有这么个人，但是好久没联系了，找不到他人咯，所以找找看，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人滴下落。

我听着陈先生满口打哈哈，脸上的表情却是一点都没变，显得是那樣的真诚，要不是因为我晓得原因，我根本就不会看出他是在撒谎。

王青松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讲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你晓得他的名字不？

陈先生讲，不晓得，只是认得到而已。

王青松讲，既然是陈先生滴老朋友，那我们去问哈子长源大叔，他是村子里年纪最大滴，他应该晓得。

陈先生讲好，然后王青松锁了房子，领着我们出来，关好院门。

当王青松关上院门的时候，我无意间往院子里瞥了一眼，我的视线恰好从两扇门中间的缝隙斜斜的看进去，我再次看见了那只异常的小鸡仔——它独自站在院子里，机械般的上下啄食，眼睛斜斜都看着我。

就好像是一个人侧对着我跪在地上，双手撑着地面一上一下的在学小鸡仔啄食，头虽然面对着地面，但是眼睛却是斜来盯着我看，看得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

陈先生看到了我打寒战，碰了我一下，丢给我一个询问的眼神，我摇了摇头，看了看正在锁门的村支书，意思是现在不方便讲。

我们两个跟着王青松来到一家房子看上去十分老旧的院子，距离王青松的院子并不远，走四五分钟就到了。

到了院门口之后，王青松让我们等一下，他去喊门。

之所以要喊门，是因为老人家耳背，敲门的声音他根本听不见。

王青松一嗓子高过一嗓子的喊门，喊了十几声，里面终于传来了动静。

老人对王青松讲，门没锁，自己推门进去。

王青松推开门，我们三人进到老人的院子里。我看见老人正躺在屋檐下的躺椅上，一只手里捧着一个簸箕，一只手在给他面前的一群小鸡撒鸡食，很是怡然自得。

老人头发已经全白了，留着的胡子也差不多全白了。他的胡子是典型的山羊胡，大概能有一握那么长了。如果时间再倒退六十年，他应该会是一位文人雅士。

看见我们进来，老人——不，我应该叫长源爷爷，他问王青松，这两个是？

王青松讲，这位是镇子上的陈恩义陈先生，来村子里面帮点儿忙。

长源爷爷点了点头讲，听到他们讲，你把洛大哥滴事解决了？了不起！

说完，他还给陈先生竖了一个大拇指。陈先生连连谦虚讲都是雕虫小技。

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我又不自觉地去看长源爷爷喂养的这些小鸡仔，并想要在其中找出有异常的来。

我认为我已经开始出现魔障了，看到鸡就觉得不都不正常。可就在我自嘲神经绷太紧的时候，我居然真的看到了和在王青松院子里一模一样的小鸡仔！

它机械的啄着地面，可地面上明明什么都没有！还有它的眼睛，也是直勾勾地盯着我！

这个时候王青松开始介绍我，讲我就是村子里唯一的大学生，是廷公的孙子。

长源爷爷看了我一眼，笑到讲，好角色，读书是好事，要多读书，多学知识，以后才能有出息。

我只好不再去看那只小鸡仔，而是笑着对长源爷爷讲我会好好读书的。

然后王青松讲，大叔，今天来是有件事要麻烦哈你。这位陈先生到我们村子有个不晓得名字滴老朋友，但是现在找不到他到哪里去了，所以想问哈子你，看你晓得不？

长源爷爷伸手摸了摸山羊胡讲，整个村子，哈真没有他认不到滴人。你晓得他有么子特征不？

我一听心里大喜，连忙讲，他滴背是驼背。

长源爷爷摸着自己的山羊胡，来回捋了好几次，应该是在记忆里面寻找关于驼背的人的线索。

我看他想了好一阵，我又讲，他以前可能是个孩匠。

长源爷爷点了点头，继续捋胡子，他讲，到底是你这个小娃娃滴朋友，哈是这个陈先生——噢，你走进来我看哈子。

长源爷爷讲到半路上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，眯着眼睛叫我走近一点。我上前两步，弯下腰，以便让老人家看得清楚一些。老人家也稍稍立起了些上半身，然后眯着眼睛看着我。

突然间，长源爷爷瞪大着眼睛，手里抱着的小簸箕「咔嚓」一声掉到了地上，同时他十分暴躁地讲，我不晓得哪里有驼背滴人，村子里面没得这种人，你们走，快点走！

我不知道刚刚看上去还十分慈祥的长源爷爷，为么子突然之间会变得这么暴躁，而且还不断地赶我们走。难道仅仅只是因为看清楚了我的脸？那么，他从我的脸上又看到了什么？

王青松马上安抚道，大叔，你莫起火（生气的意思），你莫起火，我们马上走。

说完之后，王青松对我们打手势，喊我们快点走。

虽然我和陈先生都非常莫名其妙，但是我们还是决定先走再说，这么大的年纪的老人家，万一有个好歹，我们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。

可是我们没走出去几步，身后的屋子里面却传出来一个老婆婆的声音：「老头子，难道你忘记咯，那个人不就是驼着背滴么？」

第 23 章 旧照片

我听到屋子里老婆婆的声音，身子一震，很明显，这位老婆婆知道村子里那个驼背的人，而且，从她的话里可以听出，不只是她知道，长源爷爷也是知道的。可为什么长源爷爷不愿意告诉我们呢？

「老头子，你不晓得咯，我老婆子可还是记得很清楚呐。」屋里又传来老婆婆的声音。

我还没来得及追问一下老婆婆说的那人是谁，就看见长源爷爷捡起地上的簸箕站起来，拿着簸箕当武器，朝着我们打过来。我们看见老爷子这是真的发火了，没办法，就只好先退出去了。

老爷子一直把我们赶到院子们外边，这才气呼呼地站在里面关门。

透过门缝看进去，我看得很清楚，之前老爷子手里的簸箕掉在地上，簸箕里的鸡食洒了一地，所有的小鸡仔都争先恐后地去抢吃食，唯有那一只小鸡仔，依旧站在原地，不断的机械般的啄着地面，眼睛也如之前那般，盯着我一动不动。仿佛，在它的眼里，我比那些鸡食更加的充满诱惑。

老爷子临关门的最后一刻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，你个小娃娃，你自己都要人不人鬼不鬼了，你哈有时间管别人的闲事？我屋不欢喜你，你以后不要到我屋来咯！

说完，老爷子又指着陈先生讲，哈有你，你也是一样，以后不准到我屋来！

随后，长源爷爷就砰的一声把门给关上了，而且还从里面上了栓子。看样子是真的不希望我们再去他们家了。

这一切变化来得实在是太快了些，快的我都还没有做好应变的准备，就已经结束了。

王青松看着我们，尴尬的陪着笑脸，对陈先生讲，陈先生，你莫见怪，老人家年纪大了，脾气难免有点儿怪。

对于王青松的解释，我和陈先生都只是笑笑没说话，很显然他的说法连他自己都不相信，我们就更加不会相信了。

不过至少有一点我是肯定了的，那就是村子里面是存在驼着背的人。只是不清楚为什么王长源爷爷不肯告诉我们，而且还不准老婆婆给我们讲。

对于王青松的解释，陈先生摆摆手讲，没得事，村支书你忙你的去吧，我和小娃娃先回去了。

王青松又连连讲了几声对不住，这才和我们分道扬镳。

在回去的路上，我问陈先生，刚刚为什么老爷子一看清楚我就翻脸了？翻得比书还快。

陈先生讲，老爷子为什么我不晓得，但是我晓得屋子里的那位，阴气好重！

我大吃一惊，急忙问道，你是讲，她可能是不干净的东西？

陈先生摇头讲，那我不清楚，不过应该不是么子好东西。

走了一段路之后，我想起了老爷子关门时候的那句话，于是很紧张地问陈先生，先生，刚刚长源爷爷讲我「人不人鬼不鬼」，是么子意思？

没想到陈先生只是笑着讲，估计是老爷子看到了你脚上穿的那双阴孩了。

我还是没听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陈先生继续解释讲，一般人上了年纪，都会看到一些平常人看不到滴东西。你脚上穿了昨天晚上那个驼背滴人给你穿滴阴孩，三魂七魄变得有些飘忽，很可能被老人家看出来咯，所以才讲你人不人鬼不鬼。

我忙问道，那该怎么办？

陈先生讲，等晚上的时候把你那双阴孩脱了就是咯。

我看陈先生说得这么成竹在胸，也就放心了许多。陈先生的本事我还是见过好几次的，现在对他真的是越来越佩服。

陈先生突然想到什么，问我，你刚刚在村支书院子里看到咯么子东西，把你黑成哪个样子？

我哦了一声，然后把我看到的小鸡仔一五一十地给陈先生形容了一遍。

然后我就看到陈先生若有所思地往前走着，我跟在后面没有说话，我知道这是陈先生在想问题。

没一会儿，陈先生又问我，你哈到其他地方看到过没？

我讲，看到过！我在长源爷爷家里也看到了一模一样的小鸡仔，而且他们看我的眼神，都是一样的。所以我才觉得奇怪。

陈先生低着头想了一会儿，又问我，那是一种么子眼神，你哈记得到不？

我当然记得住了，我讲，那是一种，怎么形容呢，就好像，我是它的猎物一样！

虽然我晓得小鸡仔对一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杀伤力的，但我就是觉得它看我的眼神，是一头凶猛的野兽在看它的猎物一样。

陈先生听了我的话，也是觉得有些诧异。一只小鸡仔，怎么可能会有那样的眼神呢？所以他讲，我没看到，所以现在也不好讲那是么子东西。等晚上他们睡了，我们再去看哈子情况。

我本来就没什么主意，只好点头答应。

回到家后，发现我爸居然在家，他好像是在找箩筐去收苞谷。这些年来，都是我爸在操持着这个家，看见我爸渐渐生出的白发，我心里难免会有一丝的心疼。于是我也找了个背篓，背上之后跟着我爸一起出门了。陈先生说他要去睡个午觉，就不去了。这件事本来也是我们家的事，难不成还要让陈先生也和我们一起去干体力活？这要是传出去了，根本就没脸见人了。

我爸看见我也出来了，笑着问我，你搞么子去？

我讲我和你收苞谷去。

我爸讲，你哪里搞得来这种事，你哈是回去算咯。

我讲不要紧滴，我小时候又不是没搞过。

我爸也就随着我，让我跟着他一起下地去了。

路上，我看四周没人，就问我爸，爸，爷爷下葬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给他陪葬么子东西？

我爸想了想，讲，好像就放了一对耳环，还是你妈放滴。其他滴好像就没有放么子了。

我又问，爸，你们没有把爷爷的那把蒲扇给他老人家陪葬了？

我爸讲，我当初也想给他陪葬滴，但是没找到那把扇子，不晓得被他收到（藏到）哪里去了。

我哦了一声，该问的我都问了，也就没再说什么。

到了地里以后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些熟悉，好像以前来过——不对，好像来过没多久。我仔细想了想，猛然间惊醒，这不就是那位驼背的人带我经过的地方吗！？

我回想了一下昨晚那个人带我经过的路线，他应该是要带我去对面的那座山上，于是我问我爸，爸，对面哪里是么子地方？

我爸讲，不就是一座山，哈能是么子地方？

于是整整一个下午，我都和我爸在地里忙活，直到吃了晚饭，我爸和我妈下地去把掰下来的玉米或背或挑回来。陈先生讲他要去准备一些东西，晚上给你脱鞋要用，喊我不要乱跑，特别是天快黑了，更加不要出门，有么子事，等他转来了再讲。

我一个人待在家里，心想反正没事做，就又开始在屋子里翻箱倒柜地找起爷爷的蒲扇来。如果真如我爸说的那样，蒲扇没有被陪葬，那么肯定还在这个家里。可是，它到底去哪里了呢？

翻来翻去，蒲扇没找到，反倒是把我小时候读过的课本找了出来。那是放在墙角的一个大木箱里，里面全是书，有没有蒲扇一眼就看得出来，所以之前也就没怎么在意。我心想着反正一时半会儿也找不着蒲扇，还不如看看我以前的回忆。

我拿起一本本课本，翻看着以前在课本上留下的岁月痕迹，心里百感交集。如果爷爷还在世上，他肯定会要求我给他念上一段课文，然后不管听不听的懂，反正嘴里会说，我孙娃娃读得真好，将来肯定考个状元。

爷爷的音容笑貌犹在，可却已经是天人永隔。想着想着，我的眼前就模糊了。泪眼蒙眬中，我仿佛又看到了爷爷那张慈祥的笑脸。

突然，一张照片从一本字典里掉出来，照片上是一间老房子，房子的后面是青山，房子前面是一对年轻男女，男的像极了爷爷，应该是爷爷年轻时候的照片。而照片的背面，有一行娟秀的小字，写着：九狮拜象，我们终于找到了。

第 24 章 脱阴鞋

照片上的男人是年轻时候的爷爷，那么旁边的这位就应该是奶奶了。

我没能想到的是，我奶奶居然会是那么端庄华贵的女人。她穿的是一身旗袍，手里拿着一把小扇子，全身上下透出一股子典型的民国风。

如果可以时空穿越，把奶奶放在现在，那也绝对是女神级别的存在。以至于我在看到照片的第一眼，竟然有些怀疑她是不是我奶奶，毕竟爷爷农民的形象在我心里已经根深蒂固，说句大不敬的话，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，我总觉得我爷爷配不上奶奶。

字典是《学生字典》，出版时间是民国四年（1915 年），已经是绝迹了的东西，真难为爷爷能够保存到现在。看得出来，爷爷对奶奶的喜欢，肯定不比任何人少。否则也不会把这张照片压在箱子最底下的字典里。

可是，照片后面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

「九狮拜象，我们终于找到了。」

难道说，爷爷和奶奶一直在找这个地方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难道几十年前，爷爷就已经规划好了现在的一切？而这几十年的时间，其实都是他们在按照计划一步一步实施？

刹那间，我觉得一股子寒气从背后升起，直接蹿进我的脑门儿，冻得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思考。

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一高兴就会傻傻憨笑的善良爷爷吗？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一辈子都没和人说过重话的慈祥爷爷吗？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宁肯自己吃亏也绝对不会惹人不高兴的爷爷吗？

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！

而且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我奶奶呢？她去哪里了？

小时候我就问过爷爷，问别人家的小朋友都有奶奶，为什么我没有。

那个时候爷爷会抱起我，然后看着远处的青山，对我讲，你奶奶去了一个很远滴地方，等你长大咯，她就会回来咯。

那个时候我还真的天真以为奶奶会回来，所以很努力很努力地吃饭长高。直到后来渐渐长大了，才知道我奶奶很早就去世了。早到甚至连我爸对她长什么样都没有印象了。

可是，就算是我奶奶去世了，那么，我奶奶的坟呢？为什么家里面从来没有人提起过这件事？而且逢年过节似乎也没有去给她上过坟，这，又是为什么？难道这里面也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？

还是说，其实这一切都只是一个巧合！

或许爷爷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么多，他带着奶奶来到这里，仅仅只是为了参观一下九狮拜象这个风水位？

对，一定是这样的！

我在心里这么安慰着自己，虽然我也知道这个安慰的可信度很低，但聊胜于无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屋外传来院门被推开的声音，听走路的声音应该是陈先生的。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奶奶的事情，于是我赶紧把照片放回字典里，然后把字典放在箱子的最底下，用其他几本书盖住，最后假装若无其事的蹲在地上看我以前的课本。

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第一时间选择把我奶奶这件事情给隐藏起来，但是直觉告诉我，我奶奶的身上，肯定也有不少的秘密，而且这些秘密，或许并不能被外人知道。甚至是连我都不能知道。

陈先生手里提了些东西，脖子上还挂了些东西，什么大蒜、毛笔、瓷碗应有尽有，甚至还有一些我见都没见过的东西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来的。

陈先生进门先把东西放地上，然后问我，小娃娃，你干啥呢，还不过来帮忙？

我假装一脸平静地说，我在找我爷爷留给我的东西，结果却只找到我留下来的一堆书。

陈先生点点头，讲，你先别忙到找东西，快过来帮忙。趁你爹娘没到屋，赶快把你滴那双阴孩脱了，不然今天晚上你很可能又被捉起跑咯。

于是我赶紧把箱子整理好放回原位，就跑去帮陈先生整理东西。

陈先生先是让我把大蒜给捣碎，我赶紧跑去厨房用菜刀把大蒜给拍碎，手法和拍黄瓜一样。回来之后陈先生看了我一眼，没说什么，指了指地上摆着的一个碗，意思是丢进去。

等我把拍碎了的大蒜瓣放进去之后，陈先生又让我把一个黑色塑料盒打开。我刚一打开，一股冲鼻子的气味就钻进来，熏得我差点没恶心想吐。

陈先生讲，这是黑狗血，我从镇上带来滴，你给老子省着点用。

我原本要倒的手马上停止动作，问道，要倒好多？

陈先生讲，能够把大蒜刚刚好盖到就行。我好不容易小心翼翼地将黑狗血刚好盖到大蒜沫沫，再稍稍倾斜一下塑料盒，却发现里面居然已经空了。——你丫的就这么点货，也好意思让我省着点用？

当然了，这话我肯定是对陈先生说不出来的。只能在自己心里小小的抱怨一下。毕竟我现在脑子里乱得很，思维有些不太理智。

随后陈先生指着一包红色的东西，让我把这些东西加进去。我问陈先生这些是什么，陈先生讲这是丹砂。

加进去之后，陈先生又让我把碗里的东西搅匀，然后拿毛笔蘸了一下，在早就准备好的黄纸上写了个不是字的字。我很是认真地站在一旁记住他写的这个字，不论是从笔画顺序还是从方向长短，我都尽量记住，说不定以后用得上不是？

可是他左看了一下，右看了一下，然后毫不犹豫地就把纸揉了扔掉。

我看的目瞪口呆，亏我还记得那么用心。

我问，就这么扔掉了，不可惜吗？

陈先生讲，我就是好久没用毛笔了，拿来练哈子手。

我顿时无语，我觉得他肯定是故意的！

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陈先生让我端着瓷碗，他则是拿着毛笔在地面上画来画去，我看他画的很随意，也就没在意，反而是继续去想我奶奶那件事。等到陈先生停笔的时候，我还是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。

可是等我再看地面的时候，却发现地上已经多了一个八卦图！就连八卦里面的阴阳鱼都活灵活现。说真的，就陈先生这绘画功底，去大学里面当一个选修课的绘画老师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

随后陈先生从怀里掏出两枚铜钱，放在阴阳鱼的眼睛上各一枚。然后对我讲，脱鞋，站进去。左脚踩阳，右脚踏阴。

我脱了鞋，但要迈步的时候却有些尴尬了。我问，陈先生，哪个是阳，哪个是阴？

陈先生很明显的鄙视了我一眼，然后指着其中一条鱼讲，这是阳。

我哦了一声踩进去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。不过搁置铜钱的地方，倒是传来一阵阵暖流，还蛮舒服。

随后陈先生又用红线将我的手腕脚腕绑了一遍，脖子上还系了一条。弄完这一切之后，他上下打量了一遍，然后点点头，应该是很满意。

陈先生站到我面前，对我讲，小娃娃，我要开始咯，你站到里头莫乱动。

我点点头。不过说实话，其实我是有点紧张的。

我听到陈先生闭着眼睛小声念叨着，鞋分左右，路有阴阳，弟子陈恩义，恳请祖师开眼。讲完这话之后，他就睁开了眼，然后蹲下，双手贴在地面那个画出来的八卦外沿，念一句，乾坤有法，倒置阴阳，走！

随着陈先生最后一个「走」字喊出口，我看见他的双手同时往左一抹，然后不可思议的一幕居然出现了——画在地上的那个八卦居然转动了起来！

就好像那不是画在地上，而是真的一个八卦转盘一样，看的我简直是目瞪口呆。

八卦图转了几圈之后，陈先生伸手按住了它，然后叫我跳出去。我马上往外跳，脚底板上还粘着铜钱。我低头想要把铜钱取下来，却发现地面上的八卦图不见了，而是多出了一双鞋，就是那个驼背的人让我穿的那双鞋！

陈先生从地上捡起刚刚他揉了的那张纸，扔到那双鞋上，「轰」的一声，黄纸和鞋子闪过一团绿光，随后连半点踪迹都没了，连黄纸烧成的灰烬都没有留下。原来他这张纸并不是用来练笔的，而是故意那么说寻我开心的。

陈先生拍了拍手，然后对我讲，小娃娃，把铜钱给——

他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，话还没说完，就一屁股坐到地面上，然后手脚并用的往后退，一口气竟然撞开了房门退到了院子里，就好像是看到了什么让他恐惧的东西。他的这个动作把我吓到了。我以为我的身后站着一个十分厉害的东西——毕竟这可是能够让陈先生害怕的东西，可是我回头看了一眼，什么都没有。

等我转过头看陈先生的时候，我发现，他的眼睛不是盯着我的身后，而是我的双脚！

月华初升，洒在院子里陈先生的脸上，看不出半点人色，他的眸子里尽是惊恐。

我看见他嘴巴一张一合，我听见他喃喃自语：廷公好手段，廷公好手段，廷公好手段.....

第 25 章 奶奶

我不知道陈先生在我的双脚上看到了什么，会把他吓成这个样子。即便是当初万鼠拜坟的时候，陈先生也不至于吓得倒在地上起不来。难道我的双脚比万鼠拜坟还要更加可怕吗？

我穿上鞋走出去，想要扶起还坐在地上喃喃自语的陈先生。可是陈先生却一把推开我的手，独自进了屋子，并且「砰」的一声把门给关了。任由我怎么敲门，陈先生都不开门，并且还喊话出来，说是不要吵他，让他一个人待一会儿。

我想，他可能是不想让我看到他害怕时候的样子吧。毕竟他在大家的心里一直是一个高人的形象，要是被人看到了他害怕的样子，估计面子上会有些挂不住。

想明白了这一点，我就拿了把小凳子坐在院子里剥玉米。只是我还是不明白，陈先生到底在我的脚上看到了什么？

没过多久，爸妈就回来了，天色也晚了，不会再去地里了。他们也坐过来和我一起剥玉米。我回头看了一眼屋子，发现房门还紧闭着，我便回头问我爸说，爸，怎么从来没听你们提起过我奶奶？

我爸讲，你奶奶死得早，我对她都没有半点印象咯。

我又问，那奶奶的坟呢？

我爸讲，听你大伯讲，好像是在大医院里去的（死的）。然后好像是因为身上有传染病，就给火化了。

我知道，我们村子里是没有医院的，就是镇上的医院，几乎也治不了什么病，一旦有危重的病人，都是往县城里面的医院送。我爸说的大医院，肯定就是县城里的医院。而县城里的医院，距离我们村子至少要两三天路程，一来一回，就需要六天。

然后我又想到了一点，继续问我爸，那我奶奶的骨灰呢？撒哪里了？

我爸没有回答我，反倒是反问我一句，还有这玩意儿？不都是一把火就什么都烧没了么？

听到我爸这么说，就知道我爸当时肯定不知道这件事，毕竟当时的他还是那么小。于是我就给我爸解释了一下火化的事情，并且说只要是火化的人，就肯定会有骨灰盒。

我爸恍然大悟似的说道，那我就不晓得咯。这件事要问你大伯。

我妈这个时候插话讲，你问这些搞么子？

我说，就是想了解一下我们家的以前罢了。我去问一哈大伯。

说完，我就起身往隔壁走去。

大伯家和我家仅一墙之隔，也就是说，咱们两家的院子有一面墙是共用的。以前小时候没事就会喜欢爬墙翻过去，为此没少挨我妈的骂。这次我也学着小时候的样子，找到了以前经常爬的那个墙头，没几下就翻过去了，果然身后又惹来我妈的一阵训斥，只不过再也没有小时候的那种害怕了，反而觉得是一种温馨。

大伯家也在院子里剥玉米，堂兄他们在爷爷下葬的当天中午就已经离开村子上班去了，他们都很忙，能回来一趟就不错了，所以家里现在又只剩下大伯和伯娘。看见我翻墙过来，大伯也是一阵笑骂，不过并没有责怪的意思。

我没有急着问大伯关于奶奶的事情，而是先和大伯拉了一阵家常，问了一些爷爷年轻时候的事情，然后慢慢地往奶奶那边引。

当我问，大伯，怎么没听你提起过我奶奶？

然后我看见大伯手中的玉米棒子「啪」的一声掉在了地上，脸上似乎也闪过一丝异常的神色，具体是什么，我暂时说不好。

大伯问我，你问这个搞么子？

我说，长这么大了，都没听你们说起过我奶奶，有些奇怪，所以问问。

然后大伯说了和我爸一样的说辞，说是在大医院去世了，尸体被火化了之类的。

我又问，那骨灰呢？骨灰撒在哪里了？

大伯说，撒到后山咯。

我从大伯的言语之中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但是我总觉得我奶奶不应该就这么香消玉殒。毕竟那么漂亮的一个旗袍美女，怎么可能没有留下她丝毫的回忆呢？最令人怀疑的是，为什么这么多年来，从来没有人提起过我奶奶，如果不是我今天开口询问，他们这些长辈是不是就要决定绝口不提我奶奶这个人了？

我现在明白大伯之前那异常的神色是什么意思了，那是一种忌讳。也就是说，我奶奶是一个不能提起的忌讳。

随后又胡乱的拉扯一阵之后，我便回了自己家，方法还是爬墙。

我回去的时候，发现陈先生已经从屋子里出来了，他正坐在院子里和爸妈他们一起剥玉米，还聊着一些我小时候的事情。

一阵闲聊之后，陈先生对我讲，走，到陈泥匠屋看哈子去。

我点头，和我爸妈招呼一声，就跟着陈先生出门了。和以前一样，还是我带路，陈泥匠跟在我身后。只不过这一次，我没有提油灯。到了陈泥匠的院子外面，我们没有进去，只是在外面看了一眼里面的情况，看见二伯和王青松坐在里面，一切似乎都很正常。陈先生便对我打了个手势，指了指王青松家的方向，我立刻明白，点点头，往那边走去。

路上，我问陈先生，你刚刚在我脚上看到了什么，会露出那种样子？

陈先生讲，没得么子，应该是我看错了。

对于陈先生的话，我是不信的。要真是看错了，他也不至于被吓成那个样子。

陈先生问我，你讲你到王青松屋里也看到了那种小鸡仔？

我点头，讲那不是一般的小鸡仔，我总感觉那不是一只鸡。

陈先生问，不是一只鸡，难道还是一只鸭？

我摇头，讲，我也讲不好，但是它给我的感觉并不是一只鸡，它啄食的动作和一般的鸡不一样，而且它看我的眼神，分明就是「王二狗」要砍我时的眼神，我感觉，它更像是一个人！一个跪在地上学鸡啄食的人！

陈先生沉默了一阵，然后才讲，先看哈子再讲。

还没到王青松家，我就又出现了一种被监视的感觉。我对陈先生讲，陈先生，你感觉到了没有？

陈先生讲，嗯，好像有东西到暗处在看我们。

我问，你找到是到哪里没？

陈先生讲，我啥在找。

他讲话的时候，人已经加快几步走到了我的旁边，和我并排走。我刚要转头和他说话，就被他一把搭在我肩上，小声对我讲，莫回头，后面有东西。

被他这么一说，原本不害怕的我反而变得害怕起来。人就是这样，对于未知的东西，总是充满了敬畏。而且，为什么我一点动静都没听见呢？如果是人，走路脚步声再轻，那也会有声音发出啊。可是我仔细侧着耳朵听了听，却什么声音都没听见。

我低声问，是什么？

陈先生讲，暂时哈不晓得，先不管，往前走。

然后我看见陈先生一边走一边从兜里掏出一枚铜钱，然后放下搭在我肩上的那条胳膊，两只手握在胸前，手指交叉着做着各种奇怪的姿势，但是不管这姿势怎么改变，那枚铜钱始终在他的指尖不曾掉落下来，看的我一阵惊叹。

随后，陈先生把那枚铜钱放在左手，用食指和中指夹着，然后把手垂下来，假装走路时候前后摆动，等到往后摆的时候，手腕猛然使劲儿，把铜钱往后射出去——

「哇~」一声尖锐的猫叫在我们身后响起。我和陈先生同时转身，就看见一只黑色的猫钻进路边的草丛里，消失不见了。

原来是只猫！

都说黑猫招阴，不会惹来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？否则为什么我和陈先生之前都有一种被监视的感觉？我把我的想法告诉陈先生，陈先生笑着讲，就算是招阴，刚刚那枚铜钱也给他打散咯。

等我们转身准备继续往王青松家走去的时候，眼前的一幕，不只是我，竟然连陈先生都是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。

然后，我听见陈先生低声吼了一句：「跑！」

可是当我们转身之后的刹那间，我就知道，跑不掉了！

第 26 章 黑猫

我看见，在我的面前，有一双双绿油油的眼睛，在黑暗之中散发着光芒，而这些眼睛的视线，全部都聚集在我身上。

那些眼睛的主子，是一只只黑色的野猫。它们或站在地上，或站在院子墙头，或站在屋顶，或挂在树梢——凡是我眼睛所能看见的地方，都有它们的身影。而且，不管它们站在什么地方，有一点，它们是相同的，那就是它们的眼睛，透露着凶光！

陈先生一声低吼，跑！

我没有半点犹豫，转身拔腿就要跑。

可是腿刚伸到空中，就呆在空中，不敢再放下。

因为后退的路上，入眼可见处，竟然也全部是黑猫！

我们被黑猫给包围了！

村子里几乎是家家户户养狗，没见过有哪家是养猫的。这么多的黑猫，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就算是野猫，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能够聚集这么多啊！再说了，村子里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，是什么吸引他们来了这里？

食物！

我几乎不用想都知道，动物的本能是寻找食物，也只有食物能够驱使它们聚集在这里。可是问题来了，村子里哪里有这么多食物——不对，看它们的眼神，这些黑猫显然是把我当成了食物！

这样的眼神很熟悉，白天的时候我见过，那两只表现异常的小鸡仔，就是用这种眼神看我的！

怎么办？

我看了一眼陈先生，只见他已经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拽在手里。我听见他问我，跑得动不？

我点头，但是我发现他没有看着我，而是在注视着周围的这些黑猫，于是我只好应了一声。

野猫一圈一圈地向我们靠拢，看着它们的眼睛，我的头皮一阵发麻。

陈先生突然大喊一声，跑！

我就看见陈先生双手一边挥舞着手中的鞋子，一边往前跑去。我立刻追上去。

陈先生手里的两只鞋子被他挥舞的像是两把长刀一样，只听见不断有「砰砰砰」的闷响传来，紧随着闷响之后的，是一声声尖锐的猫叫声。如果你不知道这种声音是什么样的，你可以试着去踩一脚猫的尾巴。

在漆黑的夜里，听着这一声声尖锐的猫叫，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在我的心里流转着。

可是我的脚步并不慢，或者说陈先生其实跑得不快，因为他要不断地应付扑过来的野猫，所以我和他的距离始终只有一步。这时候突然一只猫扑到我的腿上，张嘴就是一口。

夏天穿的本来就少，这一口下去，我立刻就痛的叫出声来。陈先生转过身来，抡起鞋子就把黑猫抽飞。在黑猫离开我小腿的那一刹，我觉得我的肉都被那只猫咬掉了一块，却没有流血！

经过这么一耽误，有更多的黑猫扑上来，我感觉我后背上趴的全是猫，有一种要把我拖垮的错觉。

陈先生看到我这样，不知怎么就从手里翻出一枚铜钱，把一双鞋子往空中一抛，两只手搓着那枚铜钱，摆出很复杂的手势，嘴里碎碎念的不知道在念着什么东西。鞋子还没落下来，他就单手捏着铜钱，往我的额头上按一下，大喊一声「吒」！

那一声，我感觉我的耳膜都要被震碎了，脑袋晕乎乎的，就连四肢都有一种近乎麻木的感觉。可很奇怪的是，我身后的那种负重感瞬间消失了。而这个时候，陈先生才伸手接住落下来的鞋子。

其实这一切说起来很麻烦，但是其实也不过几个呼吸的事情，不得不说，陈先生的手法实在是太快了，我到现在连一个手势都没记住。

陈先生讲，我们要想个办法快点走出去，不然要被这群畜生困死到这里头。

我问陈先生，为么子会有这么多猫？它们为么子都不怕人？

按照常理，猫都是很温顺的动物，看到人的时候，不都是应该躲着的吗？哪有像今天这样，冲上来把两个大活人给团团围住的？

陈先生一边和周围的猫对峙着，一边给我讲，它们不是猫！

我听到这话，当时就懵了。它们明明就是猫，怎么就不是猫了？我问陈先生，它们不是猫是什么？

陈先生没有急着说话，而是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，讲，他们都是人！

人！？

我没有听错吧？还是说陈先生说错话了？这些乌黑乌黑的东西明明全部都是猫，你丫的现在跑来告诉我这不是猫？！

我知道这个世界很多事情都是我不能理解的，也是我没有见到过的，比如万鼠拜坟这样的事情，但是我长这么大，难道我还没见过猫吗？你丫的忽悠谁呢？

但是我看到陈先生一脸严肃的表情，我知道他没有和我开玩笑。所以我试探性地小声问他，陈先生，你确定，他们都是人？

陈先生转过头去，继续和那些猫对峙，还不时地拿着鞋子抽飞一两只不识好歹冲上来的野猫。—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刚陈先生的那一声「吒」，使得周围的这些猫有些忌惮，所以现在只是在外围对着我们龇牙咧嘴。可虽然不对我们进攻，却也不让我们离开。

陈先生讲，讲他们是人也不大对，这么讲吧，阴人可以用不同滴形状显形，这么讲你晓得不？

我点头讲，晓得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些猫，都是阴人？

陈先生讲，差不多。

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没想到居然真被我说中了！这些黑猫，竟然全部是阴人！我抬头四处看了看，虽然没有细数，但至少四五百只肯定是有了，也就是说，这里有四五百位死人的魂魄？！这比我们村子的人口还要多！

陈先生继续讲，就是不晓得哪个王八蛋龟儿子招来哪个多滴阴人。要是被老子晓得咯，老子拿孩底板抽死他！——不对，呸呸呸，晚辈后生陈恩义讲话不过脑壳，你大人有大量，莫和我一个小辈计较，就请收了神通，行不？

陈先生一开始还说的满嘴愤懑，可是一下子就改了口，仰头对着天说好话。这转变的速度实在太快，让我一时之间都有些无法接受。

我说，陈先生，你做人能不能有点原则，现在是别人要弄死我们，你还求饶？

陈先生讲，你个小娃娃懂个屁！这喊过男子汉大丈夫，能屈能伸。这个世界上，有么子比命更重要滴？——我跟你讲，没得！

我竟然被陈先生说的无言以对。我只好换个话题，以此来抵消我现在心里的害怕。我问，我到村子生活了这么久，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多黑猫。为么子这次这些猫会找上我们？

陈先生讲，你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因为我也不晓得为么子。

我再一次无言以对。

陈先生又讲，我现在晓得你看到的那两只小鸡仔是么子东西了。

我问，是么子？

陈先生讲，如果我没猜错，应该是阴鸡。

我问，么子喊过阴鸡？

陈先生讲，阴鸡就是——

话还没说完，陈先生就偏头看向远处，一动不动。

与此同时，周围所有的黑猫突然安静下来，一个个温顺地趴在原地，并且把头朝向同一个方向，那恭谦的姿态，就好像是古代臣民在迎接帝皇的到来一样。

我顺着这些黑猫的头颅朝着的方向看去，看到在小径的尽头，出现了一个黑色身影。

在略微暗淡的月光下，他慢慢朝着我们走来，他的影子被倒映在路一侧的院墙上，一步一步，赫然是一个驼背！

我朝着陈先生的位置站了站，小声对陈先生说，这就是我那晚看到的那个驼背的人。

陈先生点头，没有说话，但是他全身紧绷，双鞋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握在手中，如临大敌。

第 27 章 王二狗醒了

驼背人朝着我们走来，我这才看清楚，他的身上罩着一件黑色的斗篷，把他的头都给罩在里面，加上驼背，整张脸是朝着地面的，难怪我上次看不清楚他长什么样。

他站在距离我们大概五六米的样子停住，一个嘶哑的声音幽幽的传来：

「昌运有恩，你喊过陈恩义，你是恩字辈滴？」

陈先生讲，是滴。

那驼背的人又问，孩匠陈有福是你么子人？

陈先生讲，他是我师傅。

我看到那驼背的人好像轻微的点点了头，然后听到他讲，没想到陈有福这个憨货都有传人了，时间过得好快。

陈先生听到这话脸皮抽动了几下，但是他还是忍住了没讲话。说实话，我还真的担心陈先生一个冲动，就冲上去和那个家伙拼死拼活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陈先生不时这个家伙的对手。

驼背的人好像也看到了陈先生的不高兴，问他，哪个，你不高兴咯？

陈先生讲，既然前辈认得到我师傅，也就算是故人，那就不应该讲我师傅坏话。

哼。那驼背人冷哼一声，讲，你师傅本来就是个蠢货，怎的，还不准别个讲咯？

我已经做好了随时拦住陈先生的准备，但是陈先生忍耐力还是很可以的，他没有发飙，而是问驼背人，你找我们有么子目的？

驼背人摇摇头讲，你搞错了，我只是找这个小娃娃，你哈没得资格让我找你。

陈先生深吸了一口气，纠正了一下自己的问法，问，那你找他有么子目的？

驼背人讲，这是我和他们洛家滴事，你一个外人最好莫插手，不然到时候哪个死滴都不晓得。

陈先生问了一句，前辈你这是到威胁我？

驼背人点点头讲，你可以这么理解。

陈先生又问，王二狗脚下的那双阴孩，是你给他穿上滴？

驼背人讲，是我。

为么子那么做？陈先生问。

帮陈兴旺一把。驼背人讲。

我有些好奇，村子里的人都不晓得陈泥匠的原名叫陈兴旺，只有上次他拿砖刀要砍我的时候我才晓得，为什么这个驼背人晓得陈泥匠的原名？

陈先生又问，帮他做什么子？

驼背人讲，他想做滴事。

陈先生刚要开口讲话，就被驼背人打断了，你滴问题太多了，不想死滴话，现在就离开这个村子，这里不是你想滴那么简单。陈有福算是和我有点交情，给他留点香火。

陈先生一边挠头一边讲，我到这里吃得好睡得好，暂时哈没想过要走，哪个办呢？

找死！

驼背人似乎是怒吼了一声，随后趴在地上所有温顺的黑猫全部炸毛，对着我们摆出了攻击姿势。

气势！什么叫气势！

虽然这驼背的人和我是站在对立面的，但是不得不说，他的身上有陈先生不具有的气势。

但是很快的，驼背人又放松下来，讲，想必你给他脱阴孩的时候，应该是看到了，你觉得，这件事你应付得来？

虽然驼背人放松了下来，但是那些黑猫却一步一步地朝着我们走来，被包围的圈子越来越小。

陈先生讲，我确实搞不来，但总有人搞得来。再讲咯，不是我打击你，前辈你就能搞得定？——不要讲你搞得定，要是你搞得定滴话，你也不会问他要廷公留下来滴东西咯。大家都是圈子里滴人，早晚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你装么子逼？

如果条件允许，我真的会为陈先生的这番话鼓掌几分钟。我完全没想到，他在面对一个实力超过他的前辈时，居然还能讲出这样的狠话。我觉得我应该要收回之前讲陈先生没有驼背人身上那股气势的想法。

但是我此刻更关心的是，他们讲的那件事到底是哪件事？陈先生给我脱阴孩的时候，到底看到了么子？

我之前问过陈先生，被陈先生打了个马虎眼一句话带了过去，现在听来，陈先生肯定是晓得这件事的，但是他却没有对我讲。而且这个驼背人也是晓得这件事的，但是他也没有讲。并且，这件事情似乎还和爷爷留给我的东西有关。

可问题是，我怎么感觉全世界的人都晓得发生了么子事，就我一个人不晓得！而且这件事，居然他妈的还是发生到我自己身上滴！

我虽然很想大喊一声到底他妈的发生了他妈的什么事，但最终还是被眼前的现实给硬生生地逼了回去。

没有实力，就没有发言权，这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体会。而且，我甚至产生了一种要去学孩匠这门手艺的冲动。

驼背人没有被陈先生的话激怒，他只是反问了陈先生一句，我就不信你对他爷爷留下来滴东西没得想法。

陈先生没有说话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其他的想法。

现在我更加好奇了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会让驼背人这么不择手段地想要得到？而且甚至会让陈先生动心？

这个时候，陈先生很小声地对我说，一会儿我喊跑，你就头也莫回滴往屋跑。

陈先生讲完这话之后，突然从怀里扔出一双老旧的布鞋，与此同时，他扑通一声跪下，仰天大喊，不孝徒弟陈恩义，恳请师傅现身。——师傅，救我！

我看见那双鞋子着地后，一道朦胧的身影从鞋底慢慢显现，还不等我看清楚，陈先生拉着我的手低吼一声，快跑！

那双鞋被扔出去以后，周围的那些黑猫就有些慌张起来，好像是很想冲上前来，但是又害怕什么东西，于是急的在原地打转。而我和陈先生就是趁着这个空当，没命地往回跑。

没跑几步，身后传来那个幽幽的沙哑声音，陈有福，你没去投胎？

等我们跑出一段距离后，周围已经没有了黑猫，陈先生停了下来，转身朝着之前的方向，郑重其事地跪下，重重地磕了三个头后，从怀里拿出三枚铜钱，抛向空中，然后用左手手背接住，右手手掌盖住，随后右手滑动，一一排开三枚铜钱。

我看见三枚铜钱是两个反面一个正面，然后听见陈先生低声呢喃了一句，三长两短。

说完之后，陈先生再次抛铜钱，重复之前的动作，然后打开右手，还是两个反面一个正面，陈先生又念叨一句，三长两短。

这之后，陈先生又重复了一遍之前的动作，只不过这一次，他接住铜钱后，没有再看，而是直接收进了怀里。

随后陈先生起身，朝着远处鞠了三躬，这才转身往回走。刚走出这条小巷，就撞上从村头走来的二伯，他原本是在给陈泥匠守灵，如果没有其他什么事，他是不会离开陈泥匠的院子的。

看见二伯走来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不会又是陈泥匠出了什么问题吧？

二伯看见我们，讲，刚好，我正要找你们。王二狗醒了，他讲有话要给你讲。

我很纳闷，我和王二狗基本上没有什么交情啊。以前在村子里的时候，我见到他的时候，大多数都是他醉倒在路边，几乎是没有说过什么话。可他现在居然有话要对我说？这又是唱的哪一出？

心里虽然这么想着，但我还是跟着二伯他们去了陈泥匠的院子，陈先生也跟着我们一起。

自从上次「王二狗」被陈先生「引魂渡河」之后就一直在昏迷，他一个单身汉，没有其他人照顾，就只好让他睡在陈泥匠的屋子里，王青松亲

自照看他。二伯讲，王二狗是刚刚醒来没多久，醒来之后自己从屋子里走出来，把他和村支书吓了一跳。

到了陈泥匠的院子之后，我看见王二狗正跪在陈泥匠的灵位前给他上香。

看到我们进来后，王二狗直接小跑过来，开口准备讲话，但是他看了看左右，又把我拉到院子角落，确定别人听不见之后，才对我讲，这两天我一直在做同一个梦，梦到你爷爷要我醒来一定要给你讲，他喊你，离孩匠远点！

第 28 章 孩尖朝屋

离孩匠远点？

这是什么意思？

现在村子里有两个鞋匠，一个是陈先生，一个是驼背人，爷爷指的到底是谁？

我小声问王二狗，我爷爷有没有讲孩匠的名字？

王二狗摇头讲，廷公就讲了这一句话，一直重复讲，其他么子话都没讲。

王二狗讲完之后，又看了一眼周围，确定没得人听得到我们这边的对话后，才又小声的对我讲，小阳，你看，这次我帮你爷爷传话，这么大事，你是不是要表示哈子？

说着，王二狗做了一个数钱的姿势，他的意思是要我给他钱。

王二狗是典型的好吃懒做，都已经快三十岁的人了，连个对象都没有，也不干活，平日里有点闲钱就买酒喝，不知道醉倒过多少次。对这种好吃懒做不思进取的人，我是没有一点好感的。再说了，他之前拿砖刀砍我那件事，我到现在都还后怕，还想敲我的竹竿，老子真是信了你的邪！

我连反驳的话都懒得说，直接就走向二伯他们。不过我心里却在想，王二狗说的话到底是真是假。

没多久，我在心里就下了结论，假的！

毕竟就算我爷爷要托梦，那也是给我托梦，亲口告诉我，怎么可能会托梦给一个陌生人？其次，王二狗之后问我要钱这一点，实在是太可疑了，很难不让人怀疑这是不是他杜撰出来的，目的就是为了讹点酒钱。

但是如果爷爷说的是让我离驼背人这个鞋匠远点，那就刚好对得上号了。因为驼背人确实要对我不利，而且他对爷爷留下的遗物有很大的兴趣，这号人肯定是要远离的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就说明王二狗说的话没错，他不是杜撰。可是如果王二狗没有杜撰，那么爷爷为什么会给他托梦，而不是给我呢？或者为什么不是给我家里的任何一个人呢？

我想不明白，自从爷爷去世以后，我才越发的觉得爷爷的行为实在是充满了神秘。总感觉他做的每一件事，似乎都有着他的某种目的，但是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，我却不得而知——似乎也没人知道，除了他自己。

王二狗走到二伯和王青松面前，说这个地方他肯定是不再呆了，他要回家去了，让王青松给他结工钱。之前说好的，一天五十。

我走过去的时候，王二狗正在和王青松讨价还价。王二狗说他晕过去的这两天也要算工钱，毕竟他是因为这件事才晕过去的，而且他的人也确实

确实实待在了陈泥匠的家里，哪里都没去，甚至连厕所都没上，所以这两天工钱他是非领不可。

王青松懒得和他斗嘴皮子，也就应承了他，可是他身上没带那么多钱，就让王二狗明天白天再去找他拿钱。王二狗想了想，也就答应了，然后又重复了一遍，说这个鬼地方他肯定是不再待了，他要回家去了。

我反正是对王二狗没有半点好感，所以他要走，我也不会留他。不过陈先生却把王二狗叫住，问他，你哈记得到你前天穿滴孩子是哪个给你滴不？

王二狗讲，对哦，我那双孩子呢？讲，是不是你们趁我晕过去的时候把我孩子收（藏）起来了？我给你们讲，那双孩子是我花了一百块钱买滴，现在不见了，你们要给我赔。看到大家都是老乡，我也不多要，给你打个对折，五十！

陈先生在王二狗的肩头扇了扇，看动作好像是在替他把肩上的灰尘扇掉，但是站在我这个角度却看得很清楚，陈先生的手根本就没有碰到王二狗的肩膀（后来晓得，这是陈先生在替他把肩上的明火扇旺一点儿）。陈先生扇完之后，又问了一次，你哈记得到你前天穿滴那双孩子是哪个给你滴不？

这一次王二狗竟然没有提钱的事，而是直截了当的讲，那双孩子是我在屋门口捡滴。

陈先生又问，哈记得到当时滴情况不？仔细讲哈子。

王二狗似乎很怕陈先生，没有和他拐弯抹角，直接回答他讲，那天我早上起来，本来想到陈泥匠这里来帮忙滴，但是找了半天找不到孩子到哪里去了。我一开始哈以为又是喝醉酒，孩子掉沟沟里去了，所以也就没

在意，反正打赤脚又不冷。开门滴时候，就看到那双孩子了，就摆到我屋门口滴，肯定不是别个滴，我就穿了。

陈先生急忙问，那双孩子是孩尖对到你屋滴，哈是脚后跟对到你屋滴？

王二狗仔细想了哈，讲，孩尖冲到我屋滴，啷个咯？

陈先生讲，没得事，你回去吧。

他说话的时候，又在王二狗的另一侧肩膀上扇了扇。

等王二狗出门后，陈先生才转过身来对我们讲，孩尖朝屋，引鬼进屋。他肩膀上的两把火要熄不熄滴，而且他眼角上扬，嘿~我估计，王二狗滴屋里，怕是不大干净。

王青松听了立刻就着急了，他对陈先生讲，陈先生啊，你一定要帮帮忙啊，陈泥匠都哈没入土，千万不能再出事啊！

陈先生看了一眼王青松，问他，那你一个人守到这里怕不怕？

王青松讲，不是哈有启南哥和我一起撒？（启南是我二伯的名字。）

他其实是有点害怕的，一个人守灵，搁谁谁都害怕。特别是陈泥匠之前还闹出过那么一档子事，谁不怕？

陈先生摇头，讲，我要他带我们去王二狗屋。

王青松指到我讲，小阳找得到王二狗滴屋，喊他带也是一样滴。

陈先生讲，必须要我老同学带，他是挎枪滴，身上有煞气，不然我和小娃娃两个人走不到王二狗滴屋。

王青松和二伯几乎是同时问，为么子？

陈先生发挥他讲话讲半截的技能，反正就是不解释，就是讲必须要我二伯带路，不然今天晚上他和我都只能到这里过夜。

我晓得，他这是在担心驼背人会出来捉我。

王青松犹豫了，问了一句，那，你们要去好久？

陈先生讲，可能送到屋，启南就过来，也可能哈有其他事，一个晚上都不过来咯。现在讲不好，要看哈子王二狗屋里那个东西是么子。最好是个好对付滴。

王青松好像是下了好大滴决心，几乎是咬着牙齿讲，那行，你送他们去，尽快回来。

陈先生拍了拍王青松的肩，交代他讲，其实没得事，陈泥匠现在被关到棺材里头滴，只要你不把棺材上头的那双孩子拿走，他就出不来。哦，二一个（另一个的意思），你莫紧到看陈泥匠的遗照就行了。

我觉得陈先生是故意这么讲的，大晚上的，你这不是故意吓人吗？

果然，王青松一把拉住陈先生的手，问他，为么子不能紧到看他的遗照，是不是有——？

陈先生一把甩掉王青松的手，讲，有个卵！我是怕你看久了眼花，本来没得事，你一个眼花，看成了陈泥匠的眼睛眨了一哈，你讲你怕不怕？所以最好滴办法，就是莫看。——老同学，领路！

出门之后，我二伯讲，你不该黑村支书滴，他胆子本来就小，要不是他是村支书，他也不会来守灵。

陈先生讲，我没黑他，我是讲真滴。虽然陈泥匠被我关到了棺材里，但是陈泥匠的遗照哈是有点问题。明天下葬滴时候，记到把遗照一起烧了，免得留到起祸害。

没多久，我们就到了王二狗的屋，一路上走的很顺利。但问题是，在王二狗的屋里，我们没有找到王二狗！

这么晚了，他会去哪里？

「啊！！！」

一声凄厉的叫声，在静谧的村子里犹如一枚炸弹一样，响彻整个村子。那声音撕心裂肺，好像是要把肺里的气全部喊出来一样。

那是王二狗的声音，来自村子中央。

第 29 章 干净的院子

王二狗的这一声实在是太过于凄厉，在跑向村中央的路上，我就看到有许多院子里亮起了煤油灯，还有的甚至是打了火把来，村民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，也朝着村中央的位置走去。

王二狗醒过来的事情他们都还不知道，听到他的叫声还以为又是陈泥匠那边出了什么事，有些胆小的就躲在家里没出去。

等到我和陈先生二伯他们赶到的时候，周围已经聚集了人，王二狗被他们围在中间。看到陈先生来了，大家纷纷让开一条路。我跟在陈先生的后面也进去了。

进去以后才发现，这是王青松的家门口，门半开着，王二狗就那样坐在门前的石阶上，双目无神。

说实话，我也算是见过一些世面的人了，特别是从坟里爬出来的爷爷，我也见了两回，可是看到王二狗这副样子的时候，我还是有一刹呼吸暂停的感觉。

他的嘴角往后裂开，似乎在笑，但是那个弧度绝对不是正常人类笑脸能够做到的，倒像是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撕扯他的嘴角。还有他的嘴唇，上下两瓣分别向各自的方向卷曲，露出里面的牙齿，还不时地发出嘿嘿地冷笑。

最恐怖的是他的那双眼睛，两颗眼珠竟然同时往外偏向各自的眼角——这绝对不是正常人类能够做到的表情！而且，他的左手，自肩膀以下，消失不见了，鲜红色的血液已经染红了他的衣服，可是他仍旧是浑然不觉一样。

王二狗突然伸出还仅剩的右手，指着大家伙讲，鬼，你们都是鬼，鸡也是鬼，都是鬼，嘿嘿~都是鬼~都是鬼~

他的笑声是那么的诡异，他的动作是那么的不协调，所有人都被他给吓得后退了几步。

我问陈先生，现在怎么办？

陈先生小声对我讲，先莫管王二狗，先喊他们回去睡觉。

我讲，人多好办事啊，说不定到时候需要人来送王二狗到镇上医院去。

陈先生看了我一眼，讲，马上就要到凌晨咯。

我看着陈先生的表情，和他说话的语气，立刻就明白了陈先生的意思。凌晨，是那些五体投地的人动身前往坟地的时间。如果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现在还不回去睡觉，那么这件事很容易就暴露了。到时候还不知道会承受多大的讨伐。

陈先生给我使了个颜色，我立刻招呼大家散了，这里有陈先生，还有我二伯，让大家赶紧回去睡觉，明天还要下地干活，睡不好可不行。

果然，一听说明天还要下地干活，这些实诚的庄稼汉子们都纷纷往回走去，最后就只剩下我和陈先生，我二伯以及瘫坐在地上的王二狗。

我二伯出于职业的敏感性，蹲在王二狗的面前，给他进行了简易的包扎，等到确实止住了血，才开始问他，你不是回家了么，你到这里来搞么子？你看到了么子？看清楚凶手是谁没有？

二伯问王二狗的时候，王二狗依旧是那副模样，而且还有口水从嘴里流出来，不仅如此，他的眼神开始变得涣散，一时露出惊恐的神色，一时又嘻嘻哈哈，感觉完全就不是一个正常人了。

陈先生双手抱胸地看着我二伯去执行他那一套手段，也不去打断，也不发表他自己的意见。看过一阵之后，我看见陈先生眼睛就一直盯着院子里面看。他这副样子，我以前还从没见过。

我看见他眯着眼睛，盯着院子里一动不动，就好像是要把这院子给看透一样。

二伯问了一阵，发现王二狗出了会说鬼和鸡以外，其他什么都不会说了。二伯站起来，无奈地对我摇了摇头，表示他是没办法了。

这个时候陈先生发话了，老同学，不是我讲你，他这副鬼样子一看就不是人为滴，你哈问东问西滴，我都懒得讲你。

二伯也不反驳，只是嘿嘿地笑几声，讲是职业习惯。

陈先生讲，他这是魂魄受了创，他要是哈记得到凶手是哪个，那才有鬼咯。对了，小娃娃，你看这院子，是不是哪里有点不大对劲？

我听陈先生叫我之后，认真从那扇半开的门里透进去看了看院子。

还是白天来滴时候那个院子，里面空荡荡滴，墙壁和地面都非常整洁干净。不过我很难想象王青松那么一个老爷们儿，居然可以把院子弄得这么干净。我把我的想法告诉陈先生，陈先生点点头，讲，问题就出到这里，太干净了！

干净也有问题？会不会有点草木皆兵了？我就很喜欢干净啊。

陈先生似乎是看出了我的疑惑，所以问我，你屋里养过鸡没？

我讲，以前养过。

陈先生讲，那你哈看不出来问题？

我努力地回忆了一下我屋之前养鸡时候的情况，虽然我妈很勤快，每天都会打扫院子，但那个时候院子里还是充满了鸡屎的味道，而且有时候一不小心还会踩到鸡屎——我懂了，王青松的院子确实是太干净了！干净到就好像他家里没有养鸡一样！这就是不正常的地方。

二伯不知道我们在打什么哑谜，就问，你们讲么子，我啷个听不懂？他院子里干不干净和王二狗有么子联系么？

陈先生讲，那就要看到底是么子原因让他院子里这么干净滴。如果是人为滴，那也就没得事咯，但如果不是人为滴，那就值得研究研究了。

说着，陈先生推门进了院子，我也跟着进去，二伯留在外面看着王二狗。

陈先生一边环顾四周，一边问我，你之前不是问我阴鸡是什么，现在我可以告诉你。之前的那些黑猫你哈晓得吧，他们讲白了，就是阴人，只

能晚上出来，白天是不能出来滴，除非是那种成精滴极品，不过这种东西基本上很难看得到。但是阴鸡不一样，它是白天也可以出来滴。

我问，为么子它可以白天出来？

陈先生讲，因为它有自己滴身体。

我惊讶地问，鸡的身体？

陈先生点点头，我看得出来，他的神情比较凝重。

陈先生问我，你晓得阴鸡是怎么来滴不？

我当然是摇头了，我要是知道了，我不就成了孩匠了吗？

陈先生讲，首先，需要一个完整的魂魄，三魂七魄，缺一样都不行。能够得到这种完整魂魄滴，要么是在刚死滴时候，要么是等到头七回魂。然后，需要一枚未受孕滴鸡蛋，通过一定滴手段，把魂魄转嫁到鸡蛋里面。最后，找一只在孵蛋滴鸡，把蛋放进去，要是能够顺利孵出小鸡来，那么就成功了，否则就失败。这上面哪个步骤出了一点差错，都前功尽弃，那个魂魄也会彻底消失。所以阴鸡很少出现，成功的几率太低，风险太大。

我就纳闷了，既然风险这么大，那为什么还会有人弄出阴鸡来呢？我把我的疑问告诉陈先生，陈先生讲，原因有很多方面，有滴人是舍不得亲人去世，用这种方法来延续亲情；有滴则是被迫成为阴鸡，成为它主人看家护院滴工具。这些阴鸡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喜欢打扫院子，所以要是你看到哪家屋里养得有鸡，院子哈是干干净净滴，你最好就莫进去。如果我没猜错，王二狗应该就是碰到了阴鸡。

我又问，那这阴鸡是哪个弄出来滴？难道是王青松？

陈先生摇头讲，应该不是他，阴鸡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弄得出来滴，至少我就没得那个本事。

我想了想，问陈先生，会不会是那个驼背人？

陈先生再次摇头，讲，那个家伙虽然厉害，但毕竟还是孩匠一脉。我们孩匠这一脉，没得做阴鸡滴传承。你们村子里面，应该还有其他晓得这类传承滴高人。

正说话间，我听到院子角落处传来一阵细微的声音，我转头看去，看见一只小鸡仔，用嘴拖着一只血淋淋的左手，一步一步，朝我们走来。

第 30 章 纸人

一只看上去还没有拳头大的小鸡仔，竟然可以拖动一条成年人的胳膊，这样的画面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打死我都是不信的。

那只小鸡仔很明显是知道我们站在院子里，只见它松口放下王二狗的左手，然后在左手的手背上狠狠地啄了一口，竟然一口就啄下一大片肉来，随后仰着头就把那肉吞进了肚子里。

这只阴鸡，它居然吃人肉！

说实话，那一刻，我差点没忍住要吐了出来！

陈先生低声吼了一声「孽畜」，随手从怀里摸出几枚铜钱，在手里捏了几个手势之后，便将铜钱掷向那只小鸡仔。我看得很清楚，陈先生捏的这几个手势，就是他用来打黑猫的那些手势。很可惜，他的动作太快，我没能记住。

我原本以为，陈先生的铜钱一出，这只小鸡仔立刻就要伏法。可是没想到，这只小鸡仔的速度比铜钱还要快。之前看它啄地的时候，那机械的

动作根本就不复存在，它只是往左边移了好几步，就把陈先生的铜钱躲了过去。不仅如此，它还开始朝着我们快速跑了过来。

陈先生两只手同时向前抛出铜钱，企图阻止它前进的步伐，但是并没有什么用，那只小鸡仔只是左移右移，几下就躲开了陈先生的铜钱。

陈先生这一下怒了，骂了一句，那些猫老子对付不了，还对付不了你一只人不人鸡不鸡的阴鸡？

说话间，陈先生抬脚脱掉左脚上的那只鞋，另一只手握着几枚铜钱，直接冲着那只阴鸡走了过去。看那架势，是要和那只阴鸡拼命。或许它也知道陈先生不是好惹的，所以避开了他，绕了一个圈之后，竟然冲着我跑了过来。

我左右看了看没有什么称手的家伙，也就学着陈先生的样子，脱了一只鞋拽在手里，想着只要等它到了，我上去就是一鞋拔子，我就不信它还能是铜皮铁骨。

就在我准备好了要和这只阴鸡决一死战的时候，这家伙竟然又绕了一个弯，从我左侧跑了过去，它的目标竟然不是我，而是我身后的院门，它要逃走！

我赶紧对站在门口的二伯喊话，二伯，捉住那只鸡，它是凶手！

二伯显然没弄明白我的话，但他还是按照我说的去做了。他的方法很简单，直接把院门从外面拉上，不仅把阴鸡给关在里面了，也把我们关在里面了。说实话，我面对这只阴鸡还是蛮害怕的，不是因为别的，主要是它竟然吃人肉！

陈先生看见院门被关上，竟然哈哈大笑起来。他光着一只脚跑过来，嘴里还骂骂咧咧的，老子今天不把你打的魂飞魄散，老子就不喊过陈恩义！

我能看得出来陈先生很生气，不过想想也是，他好不容易从陈泥匠的手里救活了王二狗，结果前后还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就被这只鸡给弄残了。他能不生气吗？换作是我，我估计也会抓狂。

在抓鸡的过程中，陈先生冲我吼了一嗓子，小娃娃，你给我闪一边去，莫挡到老子滴路。

然后我马上跑去站在院门的后面，看着他和这一只阴鸡展开人鸡大战。

我知道这些天陈先生是有些憋屈的，总感觉一直在被动着应付发生的事情，为了从黑猫的手里救下我，还把他师傅都搬出来了，现在他师傅到底怎么样了，他也不知道，或者说，他其实知道，只是那第三卦，他不敢再看罢了。留着个念想，总比没有希望更好。

现在好不容易能找到一个可以出气的东西，他不好好地虐一番，是难以平衡他心里的愤怒的。

那只阴鸡虽然跑得很快，而且力气也不是一般的大，但是在陈先生的面前，它还是显得有些不够看。特别是当陈先生一边口诵着一段咒语之后，那只阴鸡就感觉像是喝醉了酒一样，连走路都有些走不稳了。陈先生上去就是几鞋拔子，直接把那只阴鸡给抽的晕乎乎，倒在地上只有出的气，再没有进的气了。

陈先生似乎是玩够了，穿上鞋，抬起脚，就狠狠地踩下去，结束这个本就不该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。我不知道这阴鸡有没有自己的思想，我也不清楚该不该把它视为一条生命，但是我看到王二狗那条孤零零躺在院子里的胳膊的时候，我的心里是认为这只阴鸡，该死！

「噗」一声，我似乎都能听见那只小鸡仔脑浆喷出的声音，可是我的心底，竟然没有涌现出半点的怜悯。或许附在这只鸡身上的灵魂曾经也是一位善良的人，但这并不能成为他可以被原谅的理由。

陈先生似乎终于出了一口恶气，从兜里掏出一张黄符夹在右手手指间，轻念了一段话语之后，手腕一抖，黄符应声燃起。陈先生轻轻一丢，黄符便化作一团火焰，将那只阴鸡吞噬，最后竟然也是不剩下丝毫的灰烬，和之前陈先生在帮我脱阴鞋之后，烧掉那双阴鞋时一模一样。

我看着陈先生满头大汗地走来，神色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畅快。我问，还不痛快？

陈先生讲，也就那一时痛快，现在我杀了别人的阴鸡，肯定被它主人记恨到了。嘿~又得罪了一个。我现在都不晓得我哈能不能活到走出你们村子。明天天一亮，你就去重庆找张哈子，找到了求他过来帮忙，就讲是师侄求他帮忙。你就不要回来了，好好到学校上学，屋里滴这些事，你就莫管咯。

不晓得为么子，我看到他的神情有些没落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伤感油然而生。

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，陈先生决定杀鸡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已经知道了自己将要面对什么，他之前的疯狂并不是为了痛快，而是为了最后一次发泄。

陈先生用一张黄符包住王二狗的胳膊，捡起来交给我二伯，让我二伯送王二狗去陈泥匠屋，用香灰敷到伤口上，然后找个地方把胳膊埋咯。

这胳膊是被阴鸡硬生生扯断的，就算送到医院去，也接不回来了。再说了，镇上的医院做不了这种手术，去县城医院需要三天，到那个时候，这条胳膊早就臭了。

我们跟到二伯的身后，往陈泥匠屋走去。路上，陈先生有些唉声叹气，我问他怎么了，陈先生讲，早晓得就不扇他肩膀上的明火咯，这样，他碰到阴鸡就直接死咯，也不会再遭这个罪。

我讲，陈先生你莫多想，你这是在救人。

陈先生摆摆手，没讲话。

我为了转移陈先生的注意力，岔开话题问，王二狗不是回家了么，怎么会出现在王青松屋门口？

陈先生讲，我猜他应该是准备到王青松屋里偷钱，然后被阴鸡发现了。

我联想到之前村支书讲他没带那么多钱，明天再把钱给王二狗，我觉得陈先生分析得很有道理。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，怕是只有天晓得咯。

从王青松屋里走出来没好远，一个人就出现在我们面前，是长源爷爷。

这么晚了，他不去睡觉，跑来这里干什么？

长源爷爷看到我讲，小娃娃，我屋老婆子想要看哈你。

我还没讲话，陈先生就先开口了，他讲，今天天色不早咯，我们就不吵二老睡瞌睡咯，明天早上，我们清早就过来，你看好不好？

长源爷爷没有回答陈先生的话，直接抓起我的手就走。陈先生喊二伯先把王二狗送到王青松那里去，然后回头来找我们。他自己则是跟到我一起到了长源爷爷屋。

进了院子之后，借着微弱的月光，我看得很清楚，这院子里，比王青松的院子还要干净！

长源爷爷松开了我的手，指着堂屋右边的那间屋子讲，进去吧，我屋老婆子到里面等你。

看着这屋子，说实话，我心底莫名升起一股恐惧，特别是在这晚上，月色幽幽，四周寂静一片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是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。

于是我笑着对长源爷爷说，爷爷，要不我明天再来吧，天都这么晚了，吵到婆婆了多不好啊。

长源爷爷没讲话，而是从口袋里拿出来一张照片。看完这张照片后，我毅然决然地朝着老婆婆的屋子走去。——因为在清冷的月光下，我看的十分清楚，那张照片上的人物，是我奶奶！

我推开老婆婆的房间，屋里很暗，我没看到老婆婆。反倒是看到一个身着一红一绿两种色彩衣服的纸人坐在床上，她背脊有些弯曲，两手叠放在小腹前，她扎着两根羊角辫，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微笑，她的脸平平整整，苍白的脸上，画着大红色的腮红，两种颜色形成鲜明的对比，而她两颗圆鼓鼓的眼睛，直勾勾地盯着我看。

这，这不是烧给死人的纸人吗？！

仅仅只是一眼，我就吓得转身要跑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长源爷爷走进来，拦住我的去路，指着那个纸人对我说，这就是我家老婆子。